



人生易老,《夜光杯》难老

□ 郁钧剑

1982年的夏天,我从北京总政歌舞团回桂林探亲,惊讶地看见家里有一份《新民晚报》,才知道了它。母亲说是父亲特别特别地想南通老家,于是就订阅了这张也算是“老家”的报纸。因为父亲的父母晚年就一直生活在上海直到去世。母亲说父亲把《新民晚报》当作一片故土,《新民晚报》是他的生活动力和精神支柱。

在那些天里,我真的发现父亲可以拿着这张报纸读一天,戴着副老花镜从报头读到报尾,再从报尾读到报头。

那时候交通十分不便,《新民晚报》从上海到桂林要晚三天,新闻早成了旧闻。父亲中意和痴迷的是《新民晚报》上的《夜光杯》。从桂林探亲回京后,我也订了一份《新民晚报》。没想到整个总政歌舞团家属院里竟有十多家订户,是整个家属院里各种报刊中订户最多的一张报纸。我们合唱队里有一位男高音声部长崔大哥,沈阳人,一米八几的大个,威猛无比,他竟然也喜欢吴侬软语的《新民晚报》喜欢《夜光杯》。

如今我父亲,崔大哥都已去世了,但我家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,《新民晚报》还真的一天都没有少。《夜光杯》八十岁了,常言道,“人生易老天难老”,而我说,人生易老夜光杯难老!让我们在它永远不老的夜光辉映下,无论前路有再多的黑暗与坎坷,也要继续前行;更要豪迈地举起酒杯,在它的生日里放声高歌。

“啥么事侬有!”

□ 郜元宝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进复旦,《新民晚报》大名就如雷贯耳。上海同学经常谈论“夜报”。天气哪能?交通哪能?足球赛围棋赛哪能?都得听“夜报”哪能讲!

终于有一天,有上海同学从家里带来几张“夜报”。我赶紧抢来看。确实“啥么事侬有!”当然也看《夜光杯》。但我那时正徜徉于“八十年代文学主潮”,感觉《夜光杯》随笔散文市民气太重,并未引起多大兴趣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留校任教,文坛进入“后新时期”,起源于上海的都市怀旧风也波及全国。散文随笔开始讲究闲适,更加放松,更贴近日常生活。《夜光杯》得风气之先,很快成了这类散文的重镇。

我也因此真正关注起《夜光杯》。不仅留心其作者群,偶尔也给它写一点自以为过得去的小文。一晃三十多年,《夜光杯》路子越走越宽,真正“啥么事侬有”了!

啥么事侬有!

郜元宝

雨生百谷

□ 陈仓

我是一个很少过生日的人,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。小时候家里穷,没有日历,也没有钟表,大家只知道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春种玉米、秋种小麦。但是我知道“夜光杯”的生日,那是1946年5月1日。我认识《夜光杯》,和爱情婚姻家庭有关,。大概二十年前吧,丈母娘和我们住在一起,她每天清晨起来有一个习惯,泡一杯茉莉花茶,摊开一张报纸:《新民晚报》。她最喜欢读的就是《夜光杯》。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,我一定要让丈母娘在《夜光杯》上看到我。后边,我的理想实现了,而且是每月一篇。我每次看到书桌上有一张《新民晚报》,就知道这是丈母娘给我留下来的样报。

夜光杯总在人生的场角闪闪发光。

陈仓

2026.4.28

心里永远有读者

□ 简平

《夜光杯》80年,我写了40年,《夜光杯》教会我要心里永远有读者。

事实上,在《夜光杯》发表文章,读者的反馈是最快的,也是最直接的,可以让作者从中感受到读者对你所写的有没有认同感。因此,写出让读者满意,让读者喜欢,让读者共鸣共情的文章便成了我在写作中的自我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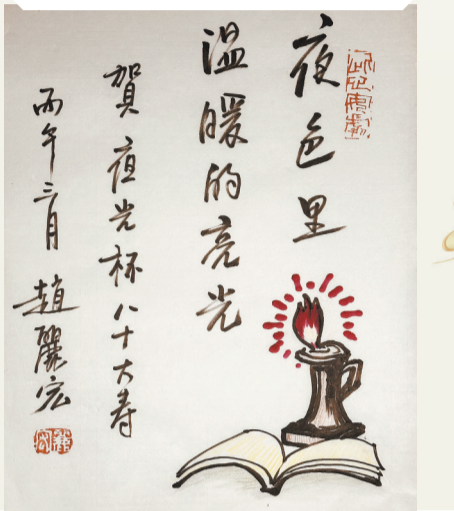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我写了上海为什么没有广灵三路,不料,这篇反映日常生活的文章引发了读者们的一波“回忆杀”,大家纷纷提供自己所了解的情况,不仅有温暖的回忆,更多的是对这一区域发展愿景的美好期盼。

《夜光杯》就是这样让我明白了,在这里写文章一定要心里永远有读者,只有这样,读者才会认可你、支持你、成就你。我很荣幸,曾被评为《夜光杯》的年度优秀作者,我想,这份荣誉应归功于《夜光杯》与读者息息相通的优秀传统。

祝 贺

贺《夜光杯》八十周年

□ 赵丽宏



一点点怀念

□ 杨扬

我与《夜光杯》栏目的结缘,缘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1993年博士毕业留校,师妹万燕说《新民晚报》的杨晓晖想约我写一篇稿子。那时的《夜光杯》大都刊发名家的文章,我一个研究生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能够让他们看中,来约稿,当然是很高兴的一件事。

这漫长的时间岁月中,我给晚报写过不少文章。印象中比较深的,是巴金、王元化先生主编“世纪回眸”丛书,我应约参加编委工作,为此曾给《新民晚报》写过文章,介绍这套书。还有就是“新概念”作文竞赛十周年纪念,因为我是该竞赛的评委,应约给晚报写文章,谈自己的参评体会。

另外,上海书展,我是常客,差不多每年都会参加。记得有一次遇见晚报的一位记者,她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参加书展的感受,我遵命作文,介绍了自己买到的几本书。《夜光杯》发出来时正值书展旺季,朋友和书友们看到了,直呼还是杨教授会淘书,这些书平时在网上销售,价格超贵,想不到书展期间出版社有大力度优惠。《夜光杯》还曾约我拍视频,我就在视频里向大家看一点书,特别介绍了焦菊隐先生翻译的丹钦科的艺术回忆录。我的很多学生看了,真的就去找这本书,看后也是觉得受益,尤其是焦菊隐先生的译后记,写得真好。所以,《夜光杯》留给我的,都是美好而永久的回忆,我把它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,从内心感谢它给予我的帮助。

《夜光杯》,我的文学家园

□ 伊北

我的写作是从报纸副刊起步的,对副刊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。自媒体崛起之后,短文章大规模转移到新的媒介上。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,有一些精品化的品牌留存了下来,《夜光杯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它的办刊风格——从文章的选取到版面制式,都成为副刊领域的经典。难得的是,在新媒体领域,它也与时俱进。

我与《夜光杯》结缘是在电视剧《六姊妹》播出期间,我写了一篇《回淮南》,记述了在淮南勘景的过程。这篇文章后来还被选入了《夜光杯》的年度选本。另外,在广大读者还不熟悉我的时候,《夜光杯》率先刊发了一篇关于我和我作品的详细介绍,这份对文坛后辈的提携与关照,令人感动。后续我又在《夜光杯》发表了几篇文章,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其编辑那种谦逊、诚恳、能与作者交心的工作风格,很有老一辈编辑家的风范。这便是《夜光杯》的底蕴,也是这份刊物风行80年的缘由。

《夜光杯》,报纸副刊的典范,也是我们万千创作者的精神家园。衷心祝愿这块招牌越擦越亮。

夜光杯,杯满情深。

伊北

此间相逢

□ 索南才让

那是2023年的仲夏,我和《夜光杯》的编辑在青海作家龙仁青组织的“观花团”中相遇。在编辑强大的灌输中,我了解了《夜光杯》及其历史,我甚至知道了有哪些优秀的作家曾经或正在给《夜光杯》写稿,写了哪些文章。

13个小时的行程太长,我也讲述了我放牧的生活。我讲白色小马驹和黄色小马驹第一次相识时会发生什么,讲小牛犊和拴住它们的牛栏,它们渴望喝母乳时的可怜……我如愿以偿地被邀请成为《夜光杯》作者中的一员。我开设了“此间相逢”的专栏,我写了很多关于牧场的文章,但奇怪的是,我一直没写成功让王瑜明感兴趣的关于小马驹和小牛犊的故事,但我会写成功的。有一天,“此间相逢”中会出现《小马驹和它的朋友》,会出现《小牛犊和它的妈妈》。

夜光杯中,
翻上叫鱼活的酒,
嫩温柔以长夜,
敬沉默的自己。

索南才让

与《夜光杯》的缘分很立体

□ 潘向黎

上海人把新民晚报叫做“夜报”,“夜报”里面,很多人最喜欢读《夜光杯》。同是“最喜欢”,在“技术层面”上还有不同:有人是先看《夜光杯》,也有人是将其他版面浏览一遍,然后把《夜光杯》留到最后细看精读,多少年雷打不动。

我与《夜光杯》的缘分很立体。几十年来,我一直她是她的忠实读者。后来,我又成了她的铁杆作者。生活中,我和《夜光杯》的很多编辑、读者都成了朋友。

单说在《夜光杯》开的两个专栏,一个是专门谈茶的《茶可道》(2004年到2008年),另一个是谈古诗词的《看诗不分明》(2009年到2015年),都得到《夜光杯》的知音之赏与很高礼遇,是我一直感念的。

《夜光杯》影响力非比寻常,因为在《夜光杯》发表文章,我见到了由孙子陪着、特地前来交流的94岁的老先生,我收到了邵燕祥、流沙河、凌力等诸大家鼓励和提点我的信。《夜光杯》不仅是写作者通向广大市民的桥,也是一个空中的文化沙龙。

突然的头条

□ 马尚龙

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我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作家。突然有一天,我的一篇杂文,登上了《夜光杯》的头条。

我还在沾沾自喜着自己的文章,亲朋好友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就进来了。除了祝贺,还要把文章中的句子读给我听,和我讨论。

《夜光杯》一篇文章,全上海都看得到。何况还是头条,那是名家的领地,实在是一件大事。

自此以后,《夜光杯》的头条,像是跳高的横杆,我有了跳过去的想法和要求。其他作家的头条文章,则是我的镜子,值得细细琢磨,取长补短。

后来有一篇杂文《文化》,1200字的文章,我用了110个“文化”作排比,极其“爆款”。不仅很多家报纸转载,还多次列入高中语文试卷阅读分析题。我看了试卷,很努力地阅读分析自己的文章,却没有答对。

正是当年这一组《夜光杯》头条文章,“马尚龙”被读者认识了。

夜光杯,是历练的草,也是新酿的一杯。

马尚龙

文字日常,绵绵谊长

□ 龚静

说来我与《夜光杯》的缘分已有三十多年,从20世纪90年代初、中期开始,既是读者,也是作者,持续至今。经过并不觉有异,只是年复一年的文字因缘,回首却感绵绵谊长。

《夜光杯》,是我以文字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彼此看见,也是经由文字察觉省悟自我生命的生长连接。八十载《夜光杯》,始终以文字关照世情人事,以文章洞见人心情感,以文心烛照人性幽微。从纸媒鼎盛,到数字多媒体(AI)当下,《夜光杯》自有如初的温润和不能被硅基替代的人情冷暖。尽管AI很强大,但人的体验观察、人的精微感受、人的自我认识、人和人的连接渴望,依然使文字表达拥有其独特审美。《夜光杯》让人从信息的洪流或碎片中脱身,读几篇好文,静一静,拨动内心的共鸣和柔软,或许因此更感知广大,也更拥有自己的光,安然于自己的那一杯茶。

